

林泽生 郑妙昌编



文苑掇英

WENYUAN
DUO
YING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英 苑 掇 英

林泽生 郑妙昌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7970

1017970

文苑掇英

林泽生 郑妙昌编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43,000 印张：11.5 印数：1—8,500

统一书号：10109·1892 定价：1.40元

合

1
1
十

序

陈残云

粉碎了罪大恶极的“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地重放阳光，一切充满了生意，给我们的文艺园地，吹进了温暖的春风，带来了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正确的文艺路线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老作家们焕发了革命青春，新作家如雨后春笋，文艺花园逐渐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随着众多优秀文学作品的问世，作家们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社会生活的关心，他们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跟着，报刊上出现了许多“作家访问记”，这是表达了青年们对作家的爱护和关注，也是我们的文学事业日渐繁荣的标志之一。

作家关心人民，人民关心作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与人民的鱼水关系，透过一些描述作家的真实生活和创作实况，可以增强作家与群众之间的感情。但是，如果有些访问记态度不严肃，作无原则的吹捧，那就不但破坏了作家与群众的感情，而且会使作家趋于庸俗，而至脱离群众。

好的作家访问记，可以使年青的读者获得启发和教益，也提供人们对作家的认识和研究。把分散在全国各地报刊上

发表的访问记，搜集起来，经过编选，印成专集，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使人方便阅读、欣赏和研究，不但研究者需要，文学青年也需要。

林泽生、郑妙昌两位同志在工作繁忙中，利用业余时间做了这件有益的工作，湖南人民出版社予以出版，是可喜的。或许国内有些同志也这样做，这都值得提倡和欢迎。

本书的编选、出版，有如下几项意见值得一提：

一是这些访问记，是从近年来全国许多报刊发表的众多作家访问记中选出来的，人物较多，内容较丰富，有一定代表性。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文学的战斗风貌，介绍了作家奋斗的曲折历程，表明了我们文学创作的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是很有希望的，前途是远大的。

二是这些访问记，从谈论创作道路，思想品格，到作品评介，都情真意切，以小见大，给人以教益和启发，鼓舞人们前进的信心和力量，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家的作品。

三是这些访问记生动地描述了作家的成长过程，或是在今天新时期“奋飞”的雄心壮志，由此可见我们这支战斗队伍，经过严峻的考验，是坚强有力的。对于广大文学青年，更具有鼓舞和启迪作用。

四是这些访问记本身，很多是很值得一看的散文，比较集中地给广大读者提供可资鉴赏的文学品种。

还有一点，本书还选入了一些忆念性文章。这些文章带有一定的访问色彩，或系作者与已故作家比较熟悉，而作了真实的忆述，表达了文章作者对于已故作家的深切怀念。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读到他们感人的事迹，看到他们为反对邪恶势力，为革命文学而奋斗牺牲的精神，无不倍感亲

切，深受教育和鞭策，油然而然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选这本集子是编选者的初步尝试，在材料收集上受了客观条件限制，及一些写访问记的作者尚有经验问题和熟练过程，因此从内容、写法到本书的编选，难免有不足之处，有望于以后逐步完善。

在此，要向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同志一提的，就是我们看了别人的成长与创作经验后，还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来进行文学活动与创作，我们学习别人所长，但切忌盲目照搬和模仿。鲁迅曾经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并鼓励我们：“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让我们在学习和借鉴中，更加发挥我们自己的长处，把别人成功的经验，比作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

总之，这本《文苑掇英》的出版，对于我们遵循党的十二大的航向，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学习和培养更多文学新人的成长，广泛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进一步繁荣我国的文学创作事业，都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84/12

目 录

序.....	陈残云 (1)
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	冯雪峰 (1)
郭老活在我们的心里.....	曹 禺 (14)
深切怀念茅盾同志.....	王愿坚 (19)
昆仑飞雪到眉梢	
——记叶圣陶先生.....	臧克家 (23)
一个以心灵之火燃烧世界的人	
——访巴金.....	林 韵 (28)
忆三十年代的报告文学	
——访夏衍.....	杨如鹏 (34)
一片冰心在玉壶	
——寄丁玲老大姐.....	刘 真 (38)
“我虽老而残，伏枥想千里”	
——记萧三同志.....	兴潮 珊人 (43)
他一生都在追求光明	
——访诗人艾青.....	曹 复 (43)

梅香暗动骨弥坚

——访作家曹靖华……………谢大光（53）

京华访胡风……………李 辉（60）

催春更忆鼓噪人

——忆侯金镜同志……………敏 歧（62）

还我青春火样红

——访诗人臧克家……………刘 帆（71）

诗人冯至……………刘士杰（74）

“一篇无声的童话”……………郭 健（79）

夏日访孙犁……………草 之（82）

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记萧军……………龙 音（86）

万金难买生死情

——记吴晗、袁震夫妇的爱情生活……………袁溥之（96）

贵在有真情

——访作家吴伯箫……………林中草（102）

文丝难断春蚕情

——访高士其……………许国泰（106）

贺敬之印象记……………尹在勤（110）

心，和孩子们贴在一起

——访陈伯吹……………吴 听（113）

北征诗人——杨朔……………梁山丁（116）

追忆往事

——记柳青……………王维玲（124）

忆念中的诗人郭小川……………吴泰昌（139）

楼上的脚步声	
——怀李季	江 波 (145)
紫万红千次第开	
——访作家周而复	朱敏之 (150)
长日挥毫起迅雷	
——访作家姚雪垠	曹 复 (156)
童心在他胸间跳动	
——记作家严文井	高洪波 (159)
永远的探索	
——小记欧阳山	谭方明 (164)
美丽的心灵	
——秦牧印象记	曾 晔 (166)
为人·为学·为文	
——访电影评论家钟惦斐	仲呈祥 (175)
不声不响的向导	
——访文学评论家萧殷	余仙藻 (184)
“荣誉属于创造历史的人们”	
——访魏巍	纪 鹏 (189)
面向文学 面向世界	
——访中国笔会中心代表叶君健	曹 复 (192)
壮心不已	
——访作家端木蕻良	王正湘 (195)
枝干虽小迎风立	
——秦兆阳和他的绘画	张德祥 (200)
征战老马未解鞍	
——杜鹃程印象记	张丽航 杨万青 (203)

党给了我一颗火红的心

——访女作家杨沫 尤新民 巫金龙 (206)

来自人民 溶于人民

——记作家刘知侠深入生活的片断 牟崇光 (210)

青山不老情常在

——记杜埃在朱村 程 伟 (215)

访作家骆宾基 赵 成 (220)

他有这样一个脑袋

——黄药眠教授速写 钟子硕 李联海 (225)

“给读者打开我自己的窗口”

——访王西彦 朱大路 (234)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访作家鲁琪 满汝毅 (240)

美的探索者

——访美学家蒋孔阳 滕爱琨 (243)

将事业置于生命之上

——访文艺评论家潘旭澜 曹继军 (246)

自有诗心如烈火

——女诗人柯岩访问记 高洪波 (250)

认真·谦虚

——作家孟伟哉印象记 邢 可 (260)

陆地印象 樊 篱 (264)

刘绍棠谈他的田园牧歌 高进贤 (270)

为了祖国的花朵

——访女作家袁静 王应龙 (276)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记作家艾明之 胡良骅 吴为忠 (280)

在豆花正红的小院里

——访部队作家王愿坚 李传锋 (283)

写生活的率真 写人物的内心

——访部队作家徐怀中 范永戈 (292)

无限深情凝笔端

——访作家冯德英 杨 政 (297)

足 迹

——访工人作家胡万春 贺旭东 (300)

飞鸟恋旧林 “工人”爱工厂

——记工人作家蒋子龙 刘贵贤 (304)

生命的第三次曝光

——记女作家黄宗英在深圳市蛇口当经理 林 玲 (307)

“我要好好写，认真写！”

——访女作家湛容 孙武臣 (310)

沧桑历尽大道直

——访作家从维熙 许世杰 (318)

严峻的乡村歌手

——记作家古华 阿 如 (324)

书是凝固的时间

——访科普作家叶永烈 雨 路 (332)

把根深扎在生活的沃土中

——访诗人韦丘 杨大璋 (335)

生命之树常绿

——记壮族诗人莎红 李 萌 (338)

用心血和感情谱写丹青史

——访《徐悲鸿一生》的作者、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吴志攀 (341)

寻找生活中美的人

——访《人生》作者路遥 王肇歧 (344)

沃土·勤奋·多产

——访作家贾平凹 陆行良 (347)

生活之树的一片绿叶

——女作家竹林印象记 徐茂昌 (351)

后 记 编 者 (356)

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

冯雪峰

我记得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的一天，我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给茅盾先生去，在茅盾先生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秋白同志和杨之华同志。后来我知道，秋白同志那时是因为在上海的党中央某机关的被破坏而避难在茅盾先生家里的。那天秋白同志谈些什么话，我大半都忘记了，但记得他很高兴地翻读着《前哨》，而对于其中鲁迅先生写的追悼当时被杀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还说过这样的话：“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可是，对于文中“战叫”这个用词，他却认为念起来是人家听不懂的。

这是留在我脑子里的最初的印象。

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去，秋白同志夫妇还在那里。这一天，秋白同志问我有无商人之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因为他想找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并且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他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使我很兴奋。我立即去和一个接近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了，因为他的家虽在上海南市，不是租界（那时候租界

里各方面的情形都更繁杂，帝国主义统治者对户口等的管理也比较马虎，所以反而比较地有利于革命机关和革命者的秘密隐藏的），但那是一所建筑不久的旧式的大楼房，他的亲戚和社会关系又都在商界，他的家属也很单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谢澹如当即义勇地答应了，他特意先在报纸上登了一个余屋招租的小广告，秋白同志夫妇就当作新从乡间来上海的人租住了他家的两间小楼房。谢澹如从此借辞谢绝了新文艺界的朋友到他家里去，而且除他本人外他的母亲和妻子等也绝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是什么人。那时就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也并没有人直接到秋白同志的住处去，除之华同志有时出去和人取联系外，经常就只经过我一个人去联系，而秋白同志自己是很少外出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住了近两年都没有出过问题。秋白同志的、后来由鲁迅先生收编为《海上述林》两大卷的译品以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大部分就都在这两年中完成的。只可惜谢家的这所房子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烧掉了，否则就很有纪念的意义。

这样，秋白同志就开始和左联发生关系，并且比较直接地领导我们工作了。因为我大概三、四天到他那里去一次，至少一个星期去一次，主要是去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问题，和拿他写的稿子。住进谢家后，他最初写的是《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等论文。八月间开始替新创办的由丁玲同志主编的左联公开杂志《北斗》写杂文，用“董龙”、“陈笑峰”、“司马今”等笔名，这就是后来自编为“乱弹”的那些出色的杂文。同时替左联秘密发行的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前哨》改名）和

公开发行的《文艺新闻》等写杂文与论文。此外，就是开始比较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与苏联文学作品，并且也替党报写文章；他几乎每天都有十小时以上伏在案子上写作的。

从这时到他离开上海时（一九三四年一月）为止的两年半之间，秋白同志的工作与领导对于当时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是和鲁迅先生所起的影响差不多相等的。两人的关系也就开始于秋白同志住进谢家的这个时候。

这个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鲁迅先生当然是早已知道的。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有天才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当然知道的。所以，鲁迅先生从最初在我口里知道了秋白同志从事文艺的著译并愿意与闻和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時候，就和我们青年人一样，很看重秋白同志的意见，并且马上把秋白同志当作一支很重要的生力军了，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例如，最初我把秋白同志口头上谈到的关于鲁迅先生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先生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先生说这话时的情态，我实在无法形容，但我只要一想起就要自己微笑起来的，我以为这也足以说明鲁迅先生的精神。接着，又平静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那时候，鲁迅先生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主要的是苏联作品，包括理论与创作），确实甚至超过国内的创作的。不用解释，这决不是他看轻我们自己的创作，他的用心却正在帮

助我们的创作与批评的成长。

鲁迅先生对于秋白同志，也首先看重他的翻译，认为在国内的文艺界是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与他比较的，但也并非不看重他的杂文与论文。对于秋白同志的杂文，在谈话中我曾听到鲁迅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他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这一层，秋白同志自己也承认，也许我曾经把鲁迅先生的意见告诉过秋白同志罢，我记得在上海和后来在瑞金都曾经闲谈到这一层。可是，我又觉得鲁迅先生却也并不以为他在跟我闲谈时表示的意见，是秋白同志的杂文以及一般杂文的缺点，因为他更看重文字的明白畅晓；他就曾经几次谈到秋白同志的这一方面的优点，说道：“何苦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何苦”，是秋白同志不知在什么时候自取的别号之一，鲁迅先生、许广平先生、茅盾先生夫妇、周建人先生夫妇、我和我的妻子以及一二个知道他并知道这个别名的左联同志，都爱用这个别名称他；在当时的环境用这别号也觉得最方便，并且又容易叫，而叫起来又有亲爱的感觉。叫惯了，鲁迅先生是一直到秋白同志牺牲之后的一九三六年他自己逝世之前，在谈话中只要提到秋白同志，总还是脱口而出称“何苦”的；此外，偶尔称“STR”、“JK”（“史铁儿”、“易嘉”，都是秋白同志的笔名），至于简称“瞿”则用得更少。“瞿秋白”这个本名，因为从最初就绝对避用的缘故，我从来没有听到鲁迅先生说过，因此我就无从想象鲁迅先生把这三个字连起来是怎样念法的；但他说“何苦”和“STR”、“JK”等我所听熟悉的声音，此刻就在我耳

朵里响着。

比较起来，鲁迅先生更看重秋白同志的论文。在跟我闲谈中有好几次微笑着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是指秋白同志批判与打击所谓“第三种人”、所谓“自由人”以及打击所谓“民族主义”的反动文艺运动的那些辉煌的论文的。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鲁迅先生是尤其看重的，而且在他心里也确实发生了对战友的非常深刻的感激；因为秋白同志对于杂文给以正确的看法，对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中国那时还是第一次。鲁迅先生对于自己的杂文的战斗作用是有坚定的信心的，但那时候不但敌人想用种种方法压杀它，并且在进步的文艺界也不够看重它，这样就多多少少会减了一些它的影响。所以秋白同志的文章对于鲁迅先生的战斗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同时也是提倡和宣传了杂文这种战斗武器，这是为鲁迅先生所感激和看重的。

同时，我觉得，在对杂文的看法和对鲁迅杂文的评价上，也正显示了秋白同志对文艺的战斗性的要求和他深刻的眼光。

于是如果有人问这两个人的接近，谁影响了谁，我以为 是相互影响的。

例如，鲁迅先生对秋白同志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文章，最有所感受的，据我理解，还是批评和分析到他前期思想上的缺点的地方。关于秋白同志的批评，鲁迅先生自己也谈到过，他说：“分析的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他说话时候的态度是愉快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